

魏書

卷六十七之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62)
函號	別 10 1



魏書卷六十

列傳第五十五

淺草文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鄆人也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為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或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六十

一

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卽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答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之二十七 雜傳 二  
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  
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  
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顯也竟寧元  
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  
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  
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  
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  
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  
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  
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

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  
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  
之象雞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  
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闇  
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  
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  
房之匹此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  
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征人淹  
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綫以殞北方霜降  
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

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敝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愈重加撫軍將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

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按其形卽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豆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牆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恠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鴟鵂巢于廟殿梟鵬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徃記信可爲

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  
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  
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朝御  
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  
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  
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勅光爲詔光逡巡  
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  
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  
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  
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

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  
乞停李獄以俟育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  
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  
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爲太子師  
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卽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勅以  
光爲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  
不蒙許肅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  
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  
是賜光繡綵一百匹琛淵等各冇差尋授太子少傅三  
年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

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喜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

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于忠傳四月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勅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孔

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懷疑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于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不窺重仞安見富美天情冲謙動容祇愧以爲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

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裨未聞息轡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栖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



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  
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  
豐厨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踰百品且  
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  
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  
蒙曝塵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贍賃馬假乘交  
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惑其事也伏惟皇  
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踰文  
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遠異莫間愛由真固非俟虛隆  
紆屈鑿駕降臨闈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之耄欣

遇穢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易  
非至明超古忘驕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來莫正  
斯美興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徃嫌曲有矯避但帝族  
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  
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  
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考仁聖之風習治  
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  
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坐神龜元年  
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又云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

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  
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闕實匡張訓說安世記  
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  
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猶若  
此之至也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為國楷義成家  
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  
焚荒汗毀積榛棘而弗掃為颺颺之所栖宿童豎之所  
登踞者哉誠可為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  
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  
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

拂麟閣以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  
闈面接宮廟舊校為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  
學為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  
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  
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  
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隤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  
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  
麥納菽秋春相因闕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  
文字增缺職忝冑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  
業倍深慙耻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

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蹙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

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柰高廟太后何又云上耐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汗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隘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雕績飾麗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登者旣衆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恒盡誠潔豈左右闕妾各竭虔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飲酒茹葷而已昨風霾暴興紅塵四

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  
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爲  
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尚不能逆尅端兆變起倉  
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敬  
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  
公旣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  
乘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  
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  
超世奇絕莫可而擬恭敬拜跽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  
見山河因其所眴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禎

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  
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爲本形敬乃  
末重實輕根靖寔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  
御層階今經始旣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絢漸起紫  
山華臺卽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  
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汗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  
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  
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當親幸嵩  
高往還累宿鑾遊近甸存省民物誠足爲善雖漸農隙  
所獲栖畝飢貧之家指爲珠玉遺秉滯穉莫不寶惜步

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驚交馳縱加禁護猶有  
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  
起紅埃四塞轅關峭峻山路危狹聖駕清道當務萬安  
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數百飄曝彌日仰  
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寔用悚慄且藏  
螫節遠昆蟲布列蠓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蹈必有  
類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爲福興  
罪厥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貨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  
厨兵幕士衣履敗穿晝暄夜淒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  
呼相望霜旱爲災所在不稔飢饉荐臻方成儉敝爲民

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  
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興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己無爲  
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  
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悅  
靈太后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肅宗  
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  
上表以位讓光夏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  
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鶯鳥於  
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卽詩  
所謂有鶯在梁解云禿鶯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

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珩惡鵠賈誼忌鵬鵜鶘鵠集而去前王猶為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為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

通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詔召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彊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為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勅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

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修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誦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五年正月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勅加後部鼓吹班劔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公肅宗祖喪建春門外望轎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

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二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爲卷爲百二卷焉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之爲人故爲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決光亦傾身事之元又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

讓元暉穆紹甄琛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為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為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略以貴重為後坐疑於講次凡所為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十一子勵勗勸勅勅勸勸勗勵勗勵字彥德器學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

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為著作固辭不拜歷員外郎騎侍郎太尉記室散騎侍郎以繼母憂去職神龜中除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拜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義為明堂大將以勵為長史與從兄鴻俱知名於世四年十月父光疾甚詔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以父寢疾衣不解帶及光薨肅宗每加存慰五年春光葬於本鄉又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焉孝昌元年十二月詔除太尉長史仍為齊州大中正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贈侍中衛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挹襲武定末太尉屬齊受禪爵例降



挹弟損儀同開府主簿

勛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例降

勳字彥儒亦有父風司空記室通直散騎侍郎寧遠將

軍清河太守帶槃陽鎮將爲逆賊崔景安所害贈征虜

將軍齊州刺史

子權太尉參軍事

勅武定中中書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

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

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世恭寬接下修身厲節

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

逆旅於蕭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延昌三年

二月卒年五十九

子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

王國左常侍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勅

撰起居注遷給事中兼祠部郎轉尚書都兵郎中詔太

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

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

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懸瓠叛詔鎮南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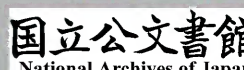
軍邢巒討之以鴻爲行臺鎮南長史徙三公郎中加輕

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闕以闕察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

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復加中堅將軍常侍領郎如故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其年爲司徒長史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肅宗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

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  
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  
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  
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  
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  
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  
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  
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  
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  
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

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  
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  
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  
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珍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  
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并越  
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  
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  
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  
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蛇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銳  
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



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  
政外抗諸僞并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  
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  
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曆民龍  
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  
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儋耳  
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會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  
愍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  
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  
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  
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  
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爲一書伏  
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  
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  
陽繼統叡武承天應符屈已則道高三五頤神至境則  
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  
如導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茲  
寒暑而況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彊難革  
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  
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

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破彼異同凡爲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又思陳

奏乞勅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大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取九臯微志乃得上聞奉勅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記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踈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悻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旣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

擒於廣固鴻又以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續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史才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

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為其叔鴟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太和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構華林園後兼員外散騎常侍為宕昌使主還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器械為諸州造仗都使齊州太原太守雍州撫軍府長史以廉慎稱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太中大夫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還家專讀佛經不

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貞

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虜將軍徐州征東府長史

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司空掾領左右直長出除相州長史還拜河陰洛陽令以彊直稱遷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二年五月為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經史州辟主簿

子鐸有文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鐸弟覲寧遠將軍羽林監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

魏書卷六十七終

魏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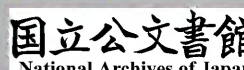
皇明朝列 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主 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母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尠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





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慙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為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為本州陽平王頤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為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為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為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

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止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為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為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為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

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飢或訓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為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偽弊相承仍崇關鄺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宣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眾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災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以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

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園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刑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為可竊惟古之善為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并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敝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為若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物不相有矣自大道既往恩患生焉下奉上施卑高

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之術廣恒恐財不調國澤不厚  
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貸山川輕  
在民之貢立稅關市禪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  
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藉  
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贍軍國  
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歛此匹  
帛豈爲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  
將焉所吝且稅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爲  
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  
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鑿之流疑興復鹽

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  
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  
使朝廷明識聽營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  
法若易基參論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  
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  
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  
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爲禁豪彊之制也詔琛參  
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  
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所劾以幸多下吏於時趙修盛  
寵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爲中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

駕皆託脩申達至脩姦詐事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  
 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口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  
 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明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  
 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回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  
 之狀琛曾拜官諸賔悉集巒夕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  
 放望來今晚始顧雖以戲言雷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  
 窮司徒公錄尚書北海王詳于奏曰臣聞黨人為患自  
 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日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  
 靈基必永業者也伏惟陛下聖前暉淵鑒幽隱恩斷  
 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鴻飲於焉永泰謹按侍

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蹟猶  
 宜劾糾况趙脩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  
 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為朋黨中外影響  
 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  
 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  
 軍黃門郎李憑相為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  
 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  
 以為已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矣不  
 實不忠寔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  
 為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

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  
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  
必先請託縹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  
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表可琛遂免歸  
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  
求解官扶持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  
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  
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  
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  
內手種松栢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

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  
業親躬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  
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  
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琛高  
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贖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  
歎詠之纘子晰爲胸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  
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厨費琛  
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昶敗於胸山詔琛馳驛檢  
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

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卽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鈔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

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遠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卽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汎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

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爲前驅都督琛次梁州獠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旣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

內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爲徐州刺史及入辭蕭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治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不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諡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

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諡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諡列上諡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袵論其諡也雖窮文盡武固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諡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諡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諡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諡謂宜依諡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諡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諡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



子琛性輕簡好嘲諛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祕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勅懷寬放懷固執治之又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啓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功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未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戶皆依傍市鄽草廬攢住脩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旣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

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罔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介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旣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鎧曹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勳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

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  
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諡曰靖

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疇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太  
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真君元年關右慰  
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  
將軍燕州刺史諡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  
流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  
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北中府司馬

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  
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  
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毓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  
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錄事  
參軍定州別駕後除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爲相  
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  
刺史李神有固守之効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  
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  
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  
外生高敖曹貴達啓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渤海裔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  
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玄謨甥也少  
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  
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爲雲  
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調給聰

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壽  
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  
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本官爲高陽王  
雍友稍爲高祖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  
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勅卿  
仍屈灑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  
伐且以曠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  
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  
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勅授隨宜變之  
善勗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

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銳  
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  
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  
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少威重  
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同囚於懸  
瓠高祖怒死徙平州爲民行屆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  
兔將獻託聰爲表高祖見表顧爲王肅曰在下那得復  
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其所  
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初聰復竊  
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

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  
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  
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  
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  
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魁兇懾氣才猛所振勅慤  
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字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  
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  
後葉而喉唇近侍苟以爲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  
刊銘於射所聰爲之詞趙脩燮幸聰深羽附及詔追贈  
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

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慮而聰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脩之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脩之儔乃因皓啓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廨以爲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搆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卽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爲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正光元年

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問之聰對使者  
歔歔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既無福大臣殞喪  
且禁與朕父南征契閣戎旅特可感念賜布帛三百匹  
次一車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獻聰有妓十餘人  
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  
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別有集  
子長雲字彥鴻起家祕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  
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長雲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越騎  
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遇三朝終至崇  
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  
之轍惜乎

魏書卷六十八終

魏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暹之玄孫也祖靈和仕  
劉義隆為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  
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  
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為長子娉  
休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為嬪以為尚書



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歷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後來常參高祖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渤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旣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宗責其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彊濟雅善斷決幙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卽眞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

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擲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爲安南將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賜帛五百匹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諡文貞侯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第二女女妻領軍元叉長庶子祕書郎稚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

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寅右僕射元欽皆以雍又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叉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悛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悛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出爲驃騎將軍潁州刺史以貪汙爲御史所劾與和中賜死於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坐兄悽鑄錢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爲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寅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安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脩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鄉里又

之刺史尉景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晚頗以酒爲損天

平中被徵兼主客郎接蕭衍使張臯等後兼散騎常侍

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

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雋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

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卒贈

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諡曰順父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

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史延雋少偏孤事後母

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

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

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官官例免頃之除太尉掾兼  
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爲散騎侍郎尋除雍州平西府長  
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  
墳籍延雋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矯舜體  
道慎典作聖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  
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  
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  
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  
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字凡在聽矚塵  
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

於時匪妙必須先羸後精乘近卽遠伏願經書互覽  
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鎮  
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雋獨著一堂之論太  
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  
兼太子中庶子尋卽正別駕如故加冠軍將軍肅宗初  
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  
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  
十里滎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  
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延雋謂疏通舊跡  
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

督未幾而就漑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  
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  
年考績爲天下最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  
儁啓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  
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尚書  
爲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諸軍尋遇疾勅還三鷄羣蠻  
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尋  
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徙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  
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  
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

陰遇害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  
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  
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  
書僕射

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買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  
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  
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爲行臺吏

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轉爲河北太守  
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長子範字宗模早卒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今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  
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爲中散  
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  
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爲羽  
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

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  
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  
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  
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  
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  
胡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  
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不許  
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  
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先是官粟貸民  
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

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雅宗正珍孫等相持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正孝莊末除光祿大夫尒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爲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

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諡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十人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獨儻重然諾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關郭康兒賊衆

大潰勅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  
絳蜀兇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  
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  
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  
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  
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  
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介朱榮之死  
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  
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世追還河內  
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

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  
遊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  
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  
爲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  
侍御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  
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  
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郡望闕重卿旣首應司隸美舉  
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



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  
功銘帝籍勳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  
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  
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  
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  
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河  
東太守諡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伯  
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  
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  
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諡曰  
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  
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祕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啓除著  
作佐郎稍遷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  
孝莊諡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略令景融專典竟無  
所成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  
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丞崔暹所彈云其  
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景融早  
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

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又造鄴都晉都賦云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爲廣  
州防蠻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  
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  
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  
爲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太守孝  
靜初爲平東將軍滎陽太守卒官時年三十二贈本將  
軍雍州刺史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謁者僕射身長  
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出爲陳留太守  
卒於金紫光祿大夫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爲高祖所知自著作  
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  
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  
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尉諮議參軍出爲平秦太守卒  
贈冠軍將軍洛州刺史

子子袖歿關西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而清  
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爲中正悅爲別將軍征義陽引

爲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爲悅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意瑗每隨例恒辭多受少伺悅虛竭還來奉貢悅雖性理不怛然亦相賞愛悅遷太尉請爲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爲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尔朱榮初謀赴洛瑗預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靜初除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爲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凌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紇被徙尋解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

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詁闕字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旣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眴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

萬曆二十四年刊

此制猶竊有惜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  
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  
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  
頴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  
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  
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  
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  
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  
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  
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  
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  
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  
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垂盧  
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  
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  
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旣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  
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  
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  
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  
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怙繕修草創以意良多

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倏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旣猥班訪速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疎退慙謬浪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獻明纂御風凝化遠威

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卽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劔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壇場統戍階當卽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庸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財貨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疆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

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  
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  
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  
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  
羊屢犯壇場頻年以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  
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  
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  
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以後荆  
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  
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

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  
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  
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  
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恡日富經略  
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卽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  
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  
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  
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  
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翻爲廷尉頗  
有不平之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

今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  
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  
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爲峯諸煙共色  
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  
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  
未息爾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嗟  
峨疊千重以聳翠橫萬里而揚波遠揮颺與磨麝走鯨  
鼈及龜鼉彼暖然兮鞏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  
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  
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

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  
氲駭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  
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  
兮千里分顙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恟恟  
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縵彼鳥馬之無知尚有情於  
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  
下邦之鬼域形旣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修之而  
難化何不殘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  
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未遷冠軍將軍涼州  
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



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俛垂訪  
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  
竊惟匈奴爲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  
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  
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  
失利害相伴故呼韓來朝左賢人侍史籍謂之盛事千  
載以爲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  
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瀝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  
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  
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王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

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  
故也然闕此兩敵卽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  
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  
威靈兩主投身一莽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  
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  
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  
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  
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旣多全徙內地  
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般鑿無遠覆車  
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

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

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卽是我之外蕃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

通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  
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  
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  
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  
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  
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  
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卽是大磧野獸所聚千  
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  
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  
利實多高車駉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

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  
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  
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無多政績  
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  
俱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旣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  
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克斤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  
諫止後蕭寶寅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  
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  
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  
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爲尚書後

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恠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后曾燕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已論者鄙

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翻弟躍語在文苑傳躍弟颺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慙恚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魏書卷六十九終

魏書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劉藻

傳永

傳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疑俱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為

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氏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徇羣氏震懼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駭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大和中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

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藻為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啓為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

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為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眾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人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疆於人事勦力傭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

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為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為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為豫州以永為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脩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肅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眾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為事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

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卽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

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



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徒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脩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士永唯清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壽春公淮爲寇時司徒彭

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摠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舡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舡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

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沈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

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旣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

廷不聽永每言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未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稍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稍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于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

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不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遶東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恠未三年而叔偉亡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

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傳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伯子遘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傳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

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識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磔時融始死玄謨疆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

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員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治中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剗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答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爲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劉駿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爲太原

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爲前  
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劉彧將王廣之軍人  
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廣之生送  
詣彧輔國府司馬劉劭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  
州唱義豈獨在我勛又問四方阻途無戰不擒主上皆  
加以大恩卽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  
靈越荅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  
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  
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動壯其意送詣建康劉彧欲  
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卽靈越

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  
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爲參軍從肅征伐累有戰功稍  
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爲統軍東西征伐世  
宗時爲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肅衍民  
歸之者數千戶後武興氏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  
爲主攻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  
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兗  
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刺  
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冠軍  
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二萬

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氐蜀以絕運路乘國諱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興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氐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嶮潛入回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部

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豎眼性旣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賊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旣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

心之怨入寇晉壽頻陷葭萌小劔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旣至以爲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之豎眼旣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土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間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以東民皆寧業先是

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斬興起首剋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費忻督步騎二千逾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



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崇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崇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劔大劔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劔一口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旣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大守姜平洛等十軍率

衆三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直城而賊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軍高徹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僮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嶠扇攬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旣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恥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徒三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歷  
 青州鎮遠長史孝莊時復為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  
 遺惠故也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蕭  
 衍將樊文熾攻圍敬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  
 武王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又之除北  
 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遇  
 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劾 疑 盤陽賜爵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為蕭鸞右中郎將直閣將軍

崔慧景至鄧城為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有軍功  
 自疆弩將軍出為琅邪戍主胸山內附徐州刺史盧昶  
 遣文驥守胸山樵米既竭而昶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  
 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為渡其  
 母妻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略以氣  
 尚為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矧賞累遷威遠將軍  
 新蔡太守領建安戍主轉寧遠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  
 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  
 將軍驍騎將軍直閣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眾據硤石

魏書卷之十四 列傳 十四  
神爲別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  
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剋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  
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  
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  
元鑿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  
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旣而  
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  
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戶  
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  
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

太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  
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  
刺史

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  
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  
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卷七十終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史書卷七十終

